

卷之三



虞初志序



稗虞象及月之書雅偏門曲  
學詭僻怪誕而讀之者頗有  
味其言往往忘倦譬言猶器  
梁肉者以海錯為珍奇被



文繡者以毛氍罽為瑰  
裘居廣廈者以衡盧為  
曠  
頤飲  
玄酒者以醴醕為沈  
酒聽雅樂者以鄭衛為  
滌  
秦蓋耳  
秦之不如膾炙自昔然矣

然  
務  
諧  
旨  
唐  
汗  
湯  
支  
離  
而終不詭於大道故  
左父  
春秋取諸列國之紀  
馬遷  
史才絕世徵七十二家  
之言  
安得遂成鴻纂乎  
白聖史



蘇蔓家鏤市鏤好奇之夫  
購求百出於是巷語街談  
山言海說之流一時充肆非  
不紛然盛矣素何嚼餽  
糟愈搗而愈不競使夫目

未下而恨秦及之既燼卷乍  
披而息漢覩之堪覆盈箱  
積案徒多奚為吾友仲  
容美若博雅好古緯略  
塞胷腹笥溢於邊韶架



帙侈於孝以虞初一志並  
出唐人之撰其孝覈其旨  
篤而其文爛熳而陸離可  
代投瘞之譚資捫蝨之論  
乃於游執之暇刪厥舛訛授

之剗剔長篇短牘燦然可  
觀鼎滌者延垂管窺者  
目眩奚藉說詩居然頤解  
不有博矣云爾猶賢既克  
免於木災寧不增其鉅價乎



太原王穉登撰

點校虞初志序

昔李太白不讀非聖之書 國朝

李杜古之勳人弗讀唐以沒古語  
非不高然未之以繩曠覽之古也  
何者蓋神丘火穴無害山川岳瀆  
之大觀飛蓋象形莫不害豫章州



策之爰殖無鷹之韻無害祥麟  
威鳳之游栖於別稭官小說奚害  
于經傳子史游氐墨花又奚害於  
酒卷性情邵東方曼倩以才星入  
漢當其極諫時襟滑稽馬季長不  
拘儒者之節鼓琴吹笛設絳紗帳

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石曼卿野飲  
酣呼馬巖聖阜隸從之游之三子曷  
當以調笑損氣節奈何樂陶古德  
任誕妨矣蓬萊讀書多學古太  
白在顏我自放者而不取此天授無  
佛人力第社者誠隱年雲初



書羅唐八傳記百十家中略引  
梁沈約十數則以奇僻荒誕為  
戒若沒多驚愕之事讀之使  
人心開神釋骨飛眉舞雄高  
不如史漢簡澹而女世說而婉纏  
流麗洵小說家之珠珠也其述

飛僊空傳則曼傳之滑稽志佳  
治窮寃兮季也之緯紗一切花妖  
木魅牛鬼蛇神則曼為之野合急  
者所為流傳者所托的律之風  
雅之罪人彼因氣怒而發者使  
咄讀古而不知此味即日重衣執笏



陳寔子組終是三館畫手一室亦  
得耳口所討真趣哉余暇日特為  
點校之以供世之幸焉沈純去

臨川湯顯祖撰

虞初志序

夫屋父刪詩並存桑濮立明

立傳並綜恠迂苟小道之足  
觀新碩儒之不棄者也劇  
堤數劍譚浪於蒙莊倏倖  
滑稽恢諧於司馬良有取



琴流是以降祛家鼓吹百  
氏簧鳴鱣弄閉以資祛柄  
乃野老畢其長希恆見以  
茂族叢則科官竊其巧於  
是小說之繁莫可殫紀又  
巨瑣語鏗鏘之若洪鐘焉

巷深閨掩極之如雷枝善亦  
執杯之剩技而文苑之餘葩  
如自晉陽之祚既啟而虞  
初之志聿興口耳濡濡心神  
飛越或冷綽幼儼藐姑射  
之風或首玄冥同大海矣



之度其婉柔者可以顯解其  
詭柔者可以髮衝苟別具  
隻眼而鑑必令枵腹而果矣

甌粵歐大任撰

虞初志序

余性耽外史總一寓目輒不能去  
手而虞初為甚之喜來有虞初之  
梓客有過予者曰虞初之家忘務矣是刊也無乃  
贅乎予曰虞初一書經史而下自



是世外奇珍人孰不好讀。之者如  
入海市如行玄圃觸目皆琳琅莫  
能辨識其何寶每以是為虞初挹  
腕去年遊吳門過友人朱白民齋  
頭其案上所讀則虞初也標目鑿  
賞如嗜古家評隲骨董鑿之亦與毛

髮予瞪目相謂曰何以較此友人  
曰是予之吳石公所手識也公退  
食之暇輒遊目是書曰情以滌穢  
身故不斲目精一之為之標揭珍  
為枕中藏而虞初之精神而日益  
顯予遂請曰石公往矣無毀其所



嗜取梓之以同好是刊也非刊  
虞初也刊其所以鑿淺虞初者身  
吳興凌性德成之南漫題

虞初志圈點凡例

- 一大截
- 一小截
- 一開鍵節目
- 一精彩
- 一景色
- 一字法并倩句
- 一過脈總結





凡例

一批評悉遵石公遺本復採之諸名家以  
集衆美使觀覽者一展卷而虞初之精  
彩煥然在目矣

一點閱遵赤水舊本而其中關鍵眼目等  
復以仲虛七則叅之

一典故昭然在人耳目者予不復贅問有



雖非疑義而尚煩揣測則編考之羣書  
解註精覈

一虞初一書如芻豢悅口人：耽嗜遂致  
刻者濫觴每多魯魚之訛今特構初本  
兼諸名友考核更無點畫差謬

一野史雜帙之好文人通病况於虞初可  
並駕班馬追軼賈陸吾輩不置之几席

則珍之懷袖倘一覽即竟與累牘不盡  
者均為可憎故分帙一照赤水舊則  
一諸名家評各出所見泰美不齊故各標  
姓字以俟具目者鑒之



虞初志總目

卷一

續齊諧記

凡十七則

集異記

凡十六則

離魂記

虬髯客傳

虞初志總目

石公表宏道

參評

赤水屠

隆

點閱





卷二

柳毅傳

紅線傳

長恨傳

韋安道傳

卷三

周秦行紀 并論

枕中記

南柯記

嵩岳嫁女記

廣陵妖辭志

卷四

崔少玄傳

南岳魏夫人傳

無雙傳

謝小娥傳



楊娼傳

李娃傳

卷五

鸞鸞傳

霍小玉傳

柳氏傳

非烟傳

卷六

高力士外傳

東城老父傳

古鏡記

冥音錄

卷七

任氏傳

蔣氏傳

東陽夜怪錄



白猿傳

虞初志卷一

續齊諧記

金鳳凰

紫荊樹

華陰黃雀

洛水白獺

燕墓斑狸

通天犀羸



籠歌小兒

陽羨書生

九日登高

上巳曲水

七夕牛女

眼明袋

五花絲粽

白膏粥

梅溪石磨

徐秋夫

清溪廟神

集異記

徐佐卿

王積薪

平等閣

裴珙



蕭穎士

韋宥

蔡少霞

集翠裘

王維

王渙之

張鎰

裴通遠

邢曹進

韋知微

狄梁公

寧王

離魂記

虬髯客傳



續齊諧記

○金鳳凰

梁吳均

漢宣帝以阜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鉸具至夜車轄上金鳳凰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凰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土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轄

附錄  
稽康詩云  
鳳轄逢此網羅



附攷  
前郊祀志武帝  
作栢梁銅柱承  
露盤仙人掌之

上鳳凰俱飛去曉則俱還今則不返恐爲人所得  
光甚異之其以列土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鳳凰子  
云今月十二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置承  
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轡上  
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卽乘御之至帝崩鳳  
凰飛去莫知所在

湯若士評 只一細事說得如許飛動

紫荆樹

附攷  
田真弟田慶田  
廣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  
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  
卽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  
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顛頓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  
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  
爲孝門真仕至大中大夫

袁石公評  
奇甚

附錄  
陸機詩云三荆  
歡同株

袁石公評 念頭一轉榮瘁忽易正是人心有



造化艸木豈無情

○華陰黃雀

附錄

李白黃雀行蕭

條兩翅蓬蒿下

縱有鷹鷂奈尔

何

湯若士評

巾箱黃花語點

染甚雀

附錄

蔡邕論云昔日

黃雀恨恩而至

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爲  
鷓鴣所搏逐樹下傷癥甚多宛轉復爲螻蟻所困  
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  
爲蚊所齧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  
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  
雀俱來哀鳴遶堂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  
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鷓鴣所搏



附錄  
沈佺期詩云明  
珠世不重知有  
報君環

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  
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  
之孝犬聞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乘乘生彪四  
世名公及震葬時有大鳥降人皆謂真孝招也

袁石公評

只一飼雀儘是尋常却環之報實出望外正因  
施恩者急於報根受施者易於忘情遂令華陰  
一事獨有千古

洛水白獺

魏明帝游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  
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鮓  
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鮓魚懸置岸上於是羣  
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畫何其妙  
也答曰臣亦未嘗執筆然人之所作可庶幾耳帝  
曰是善用所長

湯若士評  
美靜可憐是好  
詩句  
又評  
畫板為魚尤佳

顏公進誌云徐景山之畫獺是也



表石公評  
相之自多

又評  
慮人慮已見老  
表之奇識

又評  
捷給處正露破

○ 燕墓斑狸

張華爲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爲書  
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  
司空耶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制度  
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  
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詣華見其容止風流  
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略  
三史探貫百氏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



從  
袁石公評

野狐也會講道

學

又評

剃度抄

屠赤水評

陸遇雷煥是老

狸又生一秦矣

湯若士評

添入華表更覺

有真

未屆公評

應前誤老表

乃歎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  
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  
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曰公門置兵甲闌錡當是  
疑僕也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  
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答而使人防禦甚嚴  
豐城人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狗所別  
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惟千年枯木  
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

至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華表穴  
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  
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  
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

袁石公評

公是山鬼之伎倆有盡



附攷

抱朴子云通天  
犀有百理如線  
者以盛米置群  
鷄中雞欲往啄  
米至輒驚却故  
南人名為駭鷄

袁石公評  
轉屬數人覺有  
原委

通天犀羶

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已自臭  
爛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驅鳥鳥即起如  
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羶揣其價  
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既去見衆鳥集無復驅者潛  
後以此羶上晉武陵王晞晞薨以視衆僧王武剛  
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  
豫章王王薨後內人江夫人遂斷以為釵每夜輒



見一兒繞林啼呼云何爲見屠割必訴天當相報  
江夫人惡之月餘乃亡

湯若士評

此蠢蠢結果甚俊美何為啼叫不聞蘭摧玉折  
耶

籠歌小兒

桓玄篡位後來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  
相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歌云  
芒籠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楚聽者亡  
歸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  
槌吏列云槌積久比恒失之而復得之不意作人  
也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荆州送  
玄首用敗籠茵包之又芒繩束縛其屍沈諸江中

屠赤水評  
作歌小兒受鼓  
槌和歌小兒是  
何物



悉如所歌焉。

袁石公評

大凡邪神每入邪眼此亦世法之常弗謂一  
椿異事

陽羨書生

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  
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  
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  
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  
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  
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飾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  
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

湯若士評  
語似禪悟



表石公評  
無處不可便安  
無時不可晏客  
各地不可邀妹  
意中諸想中事  
俱是實境實情  
不知者以為極  
奇極幻

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彥敘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口中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

表石公評

一莖州可化丈

六金身

屠赤水評

欲吐即吐欲納

即納想之而至

無不如意非是

書生真能吐納

更有吐納書生

者

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內、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為蘭臺令、史以



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湯若士評

展轉奇絕

九日登高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附攷  
齊一作舉

表石公評

絳囊盛茱萸登

高飲菊花酒此

最快事矣必除

禍方為生

屠赤水評

長房為市椽時遇壺翁入壺中而



共醉狎群帝而不驚衆地來嚙重石壓心其  
乘龍其答鬼種之奇絕屈之細事奚足為長  
房傷先識哉

### 上巳曲水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  
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  
三日俱亡一村以為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  
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非  
嘉事也尚書郎束皙進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  
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  
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

附政  
濫觴一作汎觴



屠未水評  
若如所談便是  
嘉事

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劔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  
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  
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冶為城陽令

成一作城

附改

天河之西有星  
煌：與參俱出  
謂之牽牛天河  
之東有星微：  
在氏之下謂之

織女

湯若士評

九日上巳七夕

俱故事耳而此

說到天上奇爽

自巽

### 七夕牛女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  
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  
停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  
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  
今云織女嫁牽牛

錄杜賦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  
望七夕誰見回神光意難盡此事終朦朧佩狀  
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云



眼明袋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  
綵囊承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為  
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  
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

附攷

赤松神農時雨

師入火不焚隨

風雨上下

湯若士評

似坡僊志林

五花絲粽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  
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  
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  
常年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  
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  
日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

汨音密

附攷

區曲一作歐回

附攷

楝一作棟尔雅

云鳳皇御豸皆

食楝而蛟龍特

畏之

素石公評

三閭故封殊不戀五花絲粽亦何為



白膏粥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成成即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始也

屠赤水評  
果食所報

素石公評 今今 豈豎眉男子確信婦人亦當自此始

梅溪石磨

吳興故鄞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豎一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干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恒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為石磨轉快則年豐轉遲則歲儉欲知年之豐儉驗之無失

袁石公評 石自無知如掌乾坤造化

附攷  
其磨傍更有石  
門中有石耳食  
之已熟  
儉一作歉



徐秋夫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爲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秋夫作茅人爲鍼。腰目二處并復

袁石公評

鍼其腰目二處  
宛狀視死如生



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瞑夢鬼曰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朝請

屠赤水評 官：玄冥之中了無着實而此老

尚為一驗至今碌：庸醫汗顏無處躲閃

○ 清溪廟神

屠赤水評  
西夜烏飛句慘  
絕

會稽趙文韶為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烏飛其聲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門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

袁石公評  
姿態宛然



屠赤水評

艸生盤石句清

絕

袁石公評

有風致

袁石公評

寫景入微煙波

遠近交態具足

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為一曲邪文韶即為  
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  
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子還取筓篲為扶侍鼓之  
須臾至女為酌兩三彈泠泠更增楚絕乃令婢子  
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筓篲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  
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  
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闌夜已久遂相  
佇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

袁石公評

無情有情偏自

惹人幽思

以銀碗白琉璃七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  
廟歇神坐上見碗甚疑而委悉之屏風後則琉璃  
七在焉筓篲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  
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元  
嘉五年也

湯若士評

騷艷多風得九歌餘意

右此記梁奉朝請吳均撰或謂其續東陽無疑  
而作余按均先有齊諧記一卷在唐已失傳而



其事往：雜見於諸類書中，均蓋自續其書。非  
祖東陽也。是書亦罕得佳本。惟外舅都公家藏  
有之。命余錄梓以傳焉。

### 集異記

○徐佐卿

唐薛用弱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  
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  
將及地。丈許，歛然矯翰西南而逝。萬眾極目，良久  
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  
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懃者，莫得而居。觀之東

表后公評

將墜凌起欲狀

矯翰讀之殊有

生氣



屠赤水評  
玄宗幸蜀一矢

廓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觀之者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卽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玄宗避

已有默數誰謂  
天室之禍釀自  
祿山  
袁石公評  
前云親御弧矢  
中云箭非人間  
所有此後徵出  
御箭二字摠見  
非御箭必不能  
中佐卿也  
屠赤水評  
結句自有味

狄幸蜀暇日命駕遊行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旣入此堂忽親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卽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處乃沙苑翻飛日集於斯與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為尊官有力者所佔。積薪棲棲而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為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況堂內素無燈燭，又姑

表石公評

如此處下宿勝

于郵亭人舍多

政謂郵亭人

舍那得此孤姥

耳



湯若士評  
淡宕有餘味

表石公評

點確數段儼如

實事

屠赤水評

積薪開此恍如

觀局余謝以傳

恍是積薪

婦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  
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  
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  
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  
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止此矣吾已勝九  
枰耳婦亦甘焉然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  
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橐中局  
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

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  
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曰止此  
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  
則已失向之室間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  
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  
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之而世  
人終莫得而解矣

屠赤水評  
結處淺以一勢  
點實

袁石公評

叙時分曉

虞初志卷一

集異記







卷之三